

一部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骨的现代悬疑小说

姻合◎著

生为我所欲
义亦我所欲
舍生而取义也
自古皆有死
人无信不立

?

葬
土

毒
火

残
金

刑
木

五行迷藏

之

恶
水

恶水

E SHUI

姻合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水 / 姻合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2-07935-9

I. ①恶… II. ①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96593号

策划总监 李耀辉

策划编辑 吴志硕

责任编辑 朱海涛

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产品经理 吴志硕

特约编辑 王 叶

校 对 李 霞

插 画 任长虹

恶水

姻合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 a i 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7935-9

定 价 29.90元

我坚信，五千年的文化长河，儒家的仁德，墨家的信义，道家的生生不息等太多深奥的思想，这些足以在全世界闪闪发光的传承，完全可以作为底蕴来支撑起中国悬疑小说，让我们的作品有自己的风骨，而不是一味模仿剽窃国外的作品，并以达到多少相似度为荣。

——姻合

目 录

001	引子
003	第一章 迷村
021	第二章 诡死
041	第三章 凶谣
061	第四章 擒鬼
083	第五章 妖戏
103	第六章 螭剧
131	第七章 困兽
157	第八章 连环
187	第九章 木客
211	第十章 绝计
233	第十一章 山主
257	第十二章 星魁
275	第十三章 密室

引子

远处蒙蒙高山，山下村屋四散分离，夜空淡云流动。土屋中一灯如豆，油灯前一个朦胧的人影在桌上摊开的本子上仔细地画着什么。

突然有人敲了两下门。

影子连忙合上本子放入口袋，轻轻地打开了门。未及说话，门外突然伸进一只巨手摁在影子的肩头正中，人影刚要惊呼，另一只巨手迅速伸进门口掐住了人影的脖子，像提小鸡一般把屋里的人提了出去。

敞开的木门被秋风吹得轻轻晃动，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远处传来凄厉的狼嚎。

残月从云中探出头来，冷冷地注视着远处的山峰和近处的村庄。

村后的小河泛起了阵阵涟漪。

第一章

迷村

(一)

手绘的指路图上的清水村是个埋在十万大山里的小乡村，正规地图上从没有标注。高林从出发地上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最后跟着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到达指路图上标着离清水村最近的白水镇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晚秋微凉，风从连绵起伏的山峦那头吹来，一改往常的干燥，竟有了几分水样的温润。吹着高林额头的头发湿漉漉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雾水点点在额角。高林随意用袖子擦了擦，向镇上的人打听清水村怎么走。但所有的镇民都连连摇头，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手机早没了信号，高林背着行囊犯上了愁，听听咕咕叫的肚子，决定先找地方吃顿饭。

镇上的饭店只有一家，高林找到饭店门口的时候，正遇见店主把一个老乞丐推了出来，边骂道：“哪里来的要饭的，到处乱窜。”

高林扶起被推倒在饭店门口的老乞丐，随手掏出一元硬币放在老乞丐手里，朝盯着他看的老乞丐笑了笑，进店要了饭菜，等待的当口拿着指路图再次向店主询问清水村的位置，店主想了又想，一拍大腿：“知道了，你说的这个清水村，就是恶

水村。”

高林摇摇头：“不对吧，老板，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是清水村哎。”

店主坚决地说：“也许你们山外人就叫它清水村吧。但你问清水村山里谁也不会知道。我们都叫它恶水村，那，你看，村里的车把式杨大个在这等新来的教书先生已经半天了，错不了的。”

高林顺着老板指的方向看去，客栈外一个黑大个敞着怀，露出浓黑的胸毛，倚着辆驴车打哈欠。两只眼睛一边大一边小，正东张西望着。

店主招手喊着：“大个，杨大个，你们村的先生在这呢。”

大个子答应一声，丢下驴鞭就跑进了客栈：“哪个？哪个？哪个是才来的先生？”

高林走上前去：“您好，我姓高，请问您是清水村来接我的吗？”

大个子大小眼都睁圆起来：“哪个清水村？俺们是恶水村啊，你姓高啊？错不了，俺们村长就是让我来接姓高的先生。”

饭店老板在后面嘀咕：“我说你这先生还不相信，清水村就是我们说的恶水村，从来只有村子里的驴车上来，镇里没马下去的，你不跟他走，也就没得去了。”

大个子边抢高林的行囊边嘀咕：“快走快走，高先生啊，秋天黑得早，到夜里谁也走不了山路，哎，王老板，我要的馒头呢，你夹几片牛肉给先生捎上，我们现在就赶路。”

高林连点的饭菜都来不及等上，就这么被半推半拽地出了客栈。忽然那个半蹲在屋檐下的老乞丐站在了他和大个子的面前，手心向上端着那一元硬币，糊满眼屎的浑浊老眼盯着高林说：“一入恶水村，魂魄不翻身，你的钱我不敢要哪。”

高林愣住了，杨大个一脚把老乞丐踢滚出老远：“哪来的疯子乱败坏我们村的名声！讨饭碗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高先生你上车，别理这老疯子。”

高林要去搀扶那乞丐，杨大个不由分说把高林拉上了驴车，“驾”的一声，套着车头的驴子跑了起来，

高林推开驴车后门，见老乞丐爬了起来，拼命跟在驴车后面追赶，哭着喊着：“一入恶水村，魂魄不翻身。一入恶水村，魂魄不翻身哪。”

驴车越来越快，很快老乞丐跌倒在车后，在地上滚着喊着：“不翻身哪不

翻身。”

终于老乞丐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车后，最后连哭喊声也听不到了。

高林看到车后的夜色越来越浓了，似乎在不断蔓延着追赶奔跑的驴车，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拉上了车厢后的布帘，往车厢前面靠着坐。

（二）

天还没有全黑的时候，驴车蜿蜒进了山林。立刻最后的天光也被铺天的密林遮住了，高林坐在驴车里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

高林把头伸出车厢看看，密林里参天的大树间不断传来夜鸟的啼咕声，远处还有隐约的狼嚎，不禁有些发毛，问杨大个道：“杨大哥，离村里还有多远？”昏暗中杨大个面色朦胧，回头似乎笑了笑：“早咧，过了这个林，盘过老山道，再过那个乱坟堆，才到咧。”

林子里渐渐涌起了雾，高林手机上的时间显示正好到了五点。林子里的雾越来越浓，四周茫茫的跟牛奶一样，把夜色也压了下去。

高林不禁担心了起来，问杨大个：“杨大哥，这么大的雾你看得见啊？”杨大个笑着说：“哪个看了？俺闭着眼睛听小驴子跑咧，到了前面三道山，才是我睁眼的时候。”

高林呆住了，但杨大个毫不在意：“没事咧，这小驴子蒙了眼睛推磨也溜滑，这点小林路算什么？高先生，你刚才掏的那个会发光的是啥？”

高林知道他说的是手机，勉强笑了笑没回答他，心想估计到了村里这手机也只能当几天闹钟用了，他现在把精神集中到了头顶上传来的一种声音上。

这个声音是不久前开始响的。刚开始只是很小的啾啾声，但慢慢就在四面八方到处响了起来，最后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噗噗声，像是空中有人在撞着药杵。高林好奇地伸出车厢向前望去，立刻惊呼一声，看见浓雾中无数只通红的小眼在闪烁。

前面的杨大个笑了起来：“高先生你莫惊，那是小鼠子在松树上吃果子咧，你看我吓它们一下。”没等高林明白，杨大个深吸了一口气，猛然大吼道：“恶水村

的汉子，找婆姨咧。”

声音冲破浓雾远远地在树林里传了开去，一下子噗噗声停了下来，高林还没回过神来，突然空中下起了噼噼啪啪的大雨。

雨点大得惊人，朝驴车乱砸了过来，有几滴落在了高林的领子里，杨大个喊说：“高先生快进车里，小鼠子扔果子咧。”

高林这才明白是杨大个的叫声把树上的松鼠惊得扔下了松果，连忙钻进了车里，只听杨大个哈哈大笑，把驴车赶得更快了。

终于砸在车厢上的声音静了下来，高林掏出行囊里的手电筒，从衣领里摸出了几颗松果，他呆住了。

松果里夹杂着一个人的小指骨，上面干干净净，有着啮齿动物的牙印。高林慌忙往车前的脚踏照去，上面稀拉落着一些松果和不知道是不是人骨的小骨头，骨头在电筒下闪着幽幽的白光。

高林抬头正好照到杨大个转脸盯着他，满面的油光在电筒下似乎也闪着邪邪的光晕。

（三）

好在杨大个没做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只看了看踏板，说：“没事，没事。这里在过去打过一场仗，地上的死人骨头太多埋不深，小鼠子刨出来就嚼上了。高先生你坐好，我们马上就出林子。”

话音刚落，驴车前面一亮。其实也不能说亮了，只是突然眼前的雾都没有了，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再回头林子已经抛在身后，依稀还能看到树林上的红眼睛闪烁，最终也远离消失了。

高林觉得胸中憋闷感一吐，长舒了一口气正要说话，却见杨大个坐直了身子，脸色也板了起来，认真地对高林说：“高先生，底下您坐车厢里千万不要探头出来，更不要跟我说话。我叫你做什么，您就听我的做什么，可别忘了！”

高林莫名其妙，但看杨大个不像开玩笑，只好把头缩了回去。只听杨大个不停

地把鞭子甩得脆响，驴子越跑越快，整个车厢都快被颠散了开去。

高林想到杨大个不准他说话，但又好奇地闷得难受，眼见车厢左边的棚布上有个小洞，立刻把眼睛凑上去一看，吓得差点跳了起来。

眼见车外，幽幽冷星，冷星下是一片无边的深邃。自己坐的驴车居然跑在不到两米宽的绕山道上！山道一边是大山，另一边居然是悬崖，越盘越高，似乎要盘沿到天上去。

高林终于知道为什么白水镇没车子去恶水村了，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人走的路，像自己现在身体都随上山路角度往后倾成了四十五度，真怕一不小心从车厢后摔了下去。

但这不是最让人担心的，最担心的是，从出来林子起，高林就有一种被什么东西追逐的感觉，心里头不停地敲着鼓，感觉随时都会有什么东西突然从车厢里什么地方冒出来，扑到自己身上。

正担心着，突然车厢底下有什么东西拱了一下，片刻又是一下，好像什么东西正要在这崎岖的山道上窜到车厢里来。

高林趴下来将耳朵贴在厢板上，发现底下确实有东西在微微上顶。而且厢板好像是活的，上面还有个拉环。正惶恐间，听外面的杨大个咒骂一声：“该死的畜生，死咬了不放。看来省不下来了。”

驴车在奔跑，高林有点生气，心想怎么骂人呢。正要说话，听见杨大个大叫：“高先生，快把厢板下的猪崽放出来，解了绳子扔车后面。快，快，要不来不及了。”

高林听得一愣，连忙掀开厢板，底下一个夹层，里面绑着只半大的猪崽，嘴里塞着布，估计是给山路颠醒了，可怜巴巴地看着高林。

高林还没弄明白什么事情，杨大个又叫了起来：“快点啊我的高先生，再不扔要没命了！”高林慌忙解开猪崽身上的绳子，拉开车后帘布，立刻呆住了！

车后不声不响地追着一群牛犊子大小的狼，绿油油的眼睛死盯着拉开帘布的高林，嘴里吊着半截猩红的舌头，跑得呼啦呼啦喘着气，最近的那只领头的硕大青狼已经就要冲到车尾了。

高林慌忙拎出猪崽，解开绳子往车后推，但猪崽死命挣扎着不肯下驴。就在这工夫，领头的青狼已经跃起扑向了车子。

（四）

好在杨大个“驾”的一声一甩驴鞭，驴子刚好一窜速，青狼爪尖险险搭在了车板上，被突然的提速拖得半人立了起来，一时使不上劲爬不上车，被驴车拖了跑。

后面的狼群乱了起来，发出一片犬吠般的声音，高林看着拼命想蹬上车子青狼张开的大嘴，再也不顾斯文，捧起猪崽就往青狼头上砸去。

猪崽哀嚎一声，重重地落在青狼头上，和青狼一起弹了出去，身后的狼群迅速乱成了一团，不再追赶驴车。

高林全身瘫了一样刚坐在厢板上，立刻又站了起来，不敢置信地看着车后：一片撕咬中，那只猪崽慌慌张张，毫发无损地从群狼中溜了出来，不辨东西，一头窜下了悬崖。

有两只黑狼竭力想捞住它，结果收不住势，紧追不舍地也跟着窜了下去，崖下半空里传来猪崽的叫唤和凄惨的狼嚎。

领头青狼一声怒嚎，狼群立刻从纷乱中摆脱出来，随着青狼一起发力继续向驴车奔来，一双双碧绿的眼睛眨动，像黑暗中闪烁的鬼火。

高林慌乱地弯腰想跑去车前，但驴车一个颠簸，差点把他倾了下去，吓得他再也不敢动弹。眼见狼群越来越近，但山路也越来越陡了，前面的杨大个不断地喊着“驾！驾！”鞭子甩得直响，驴车颠得七上八下，也挡不住跑在前面的青狼一个前跃，冲进了车厢。

高林来不及往前面逃，青狼已经扑在了他的肩膀上将他扑倒在地，腥臭的口水一滴滴落在高林脖子里，高林感到了一阵臭哄哄的毛皮的热气糊住了自己的眼皮，绝望地闭眼，没想到自己还没进村就要死在畜生嘴里。

片刻后青狼的利牙没有落下，高林睁眼看青狼在他身上东嗅西嗅，边嗅边困惑地看着他，似乎对该不该下嘴犹豫不决。突然青狼像下定了决心，放开了高林，抬身蓄势准备向回头看呆了的杨大个跃去。

就在这时，驴车突然重心一变，高林感觉自己的心像要飞出一样直往上提，青

狼要跃起的身体瞬间像被定格一样定在了车厢里。杨大个转过头去，兴奋地大吼：“顺山倒咧！”

高林不敢置信地看着青狼不情不愿地跃下驴车，这才爬起来往后面张望：原来驴车已经驶过了最高那段峰路，驴子开始全速地在下坡路上奔跑。车后峰顶立着铁铸般的一帮狼群，一轮圆月正从它们身后升起来。

杨大个将车缰赶得笔直，兴奋地回头喊：“高先生，你是神仙咧！凶得要死的青鬼都不敢动你，你比猪崽还管用咧。”

高林苦笑一声：“青鬼？你说那头青狼吧？我还真不明白，它怎么突然下车了？”

杨大个毫不在意地答说：“当然下了，不下它不怕被下坡车带到前面去啊？”

高林好奇地问：“前面什么地方？”

杨大个说：“乱坟岗。”

一阵冷风从车厢里穿过。

（五）

高林缩在车厢里，不敢再东张西望，现在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终点来：谁知道经过这般险恶道路才能到达的恶水村，里面到底是什么凶悍模样？

但杨大个显然因为亲眼看见高林从青狼嘴下逃生的奇迹而大受鼓舞，变得有说有笑了起来。

高林这才知道原来狼群除了那只领头的青狼是纯血的狼种，其余的都是狗种或者狗狼混血。

杨大个说起青狼就咒骂不止，原先本来这条山道上也没有狼群，最厉害的不过是一群野狗。不料3年前，这只青狼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咬死了野狗头子，当起了老大。

最该死的是，它不但管着道上的野狗，隔三差五地还溜到村里去勾搭母狗，咬死公狗。结果到最后，村里的狗子们都散光了，就是没散的也被村民们看势头不对，扒皮上锅煮了。不过这样村民们也恨绝了这头青狼，又对它深深畏惧，因此都

喊它青鬼。

高林好奇地问：“狼群不是不过乱坟岗吗？怎么能到村里？”杨大个看了高林一眼：“晚上狼群是不走乱坟岗，它们都白天走。”

高林开始没在意，细细一品杨大个的话，汗毛都竖了起来：为什么狼群要白天才敢越过乱坟岗？晚上乱坟岗有什么狼都害怕的东西呢？

现在可是晚上啊，驴车正走在这狼都绕道的乱坟岗上……高林还没想完，喀嚓一声，车轮一倾，险些将他从车厢倒了出来。

高林和杨大个一起跳下车，发现驴车左轮子陷进了一个洞里，车子倾的厉害。杨大个盯着车轮看了一会，左侧肩膀使劲扛了扛，车子纹丝不动。

杨大个抱歉地说：“高先生，你在车后加把劲。我这驴子倔，不听别人使唤，我得用鞭子吆喝几声。”

高林答应了，听杨大个在前面鞭子一响，连忙在车后使劲用力，车轮终于渐渐提了起来。正高兴，感觉脚面一凉，低头一看，漆黑的地面，被车轮辗出的土沟里，一股绿色的液体正慢慢涌上来，泡上了鞋面。

高林连忙双手抵着车，把湿了的鞋子提出沟，觉得脚下一重，一只白骨嶙峋的断手连鞋子被提了上来。再看被推起的轮子底下，又一只全是白骨的爪子正慢慢地伸上来。

像是噩梦中的鬼手，慢慢地，一寸寸地，不停地对着这个人世，充满渴望升上来。

高林一把松开了双手，跳得老远怪叫起来。刚顶起的驴车一下子又陷回了坑里，正好轧住了那只不断伸起的白骨爪，轧成了两截。杨大个听声音不对，不管驴子也跑到了车厢后面，一看也怪叫起来。

不同的是，高林指着骨头，怪叫：“鬼，鬼！”杨大个指着高林的鞋子，怪叫：“水，水！”

（六）

更让高林吃惊的是，杨大个迅速弯腰解开了高林的鞋带，趁他还在惊愕中一把

脱下了那只沾着绿水的皮鞋，朝车轮下扔了过去。

鞋子正好套在了枯骨上，高林清醒过来，正要去捡回鞋子，就见湿湿的车轮下地面突然翻出来几个绿色的泡泡。

泡泡越翻越多，驴子似乎也觉察到了身后的不对劲，死命地嘶叫着，眼见车轮居然渐渐离开了辄沟，终于整辆驴车拔了上去。

但那绿水立刻从辄沟里持续涌了上来，不一会就填满了辄沟，渐渐还有往外围扩散的趋势。更离奇的是，绿水发出盈盈的绿光，把周围地面上的枯草都照亮起来。

鞋子和枯爪在绿水中渐渐下沉，一会就没了踪影。只有绿水在地面蔓延曲折，忽然如膨胀开的海棠花绽出无数的线脉，像一条条蚯蚓四面八方地游开，越游越快，不一会，整个坟场的地面都被一条条绿色的细线铺满，像是一颗巨大的心脏，连着脉络轻轻颤动。

扑扑、扑扑……高林听到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似乎坟场的地面也随着绿光的闪动而轻轻跳动，就和高林心跳的频率一样。

杨大个一把拉起恍惚的高林：“我的好先生，别发呆了，上车逃吧，发尸水了！”

高林没有挣扎，眼睛看着坟场里到处绿汪汪的一片，像是无数只绿眼幽幽地朝他眨着，诱惑他走过去趟入温柔的水面。杨大个把他一把扔进了后车厢，赶着驴子死命地狂奔，整个坟场似乎突然活了过来，绿幽幽的水波都浮上了半空，跟着奔跑的驴车追来。

驴车在坟场里深一脚浅一脚很迅速地跑着，看来驴子对这里的道路还是很熟悉的，当然也不排除是被车后追赶着的绿阴阴的点点鬼火给吓住了，才这么没命地飞奔。

驴车跑得快，但后面鬼火追得更快。很多已经在驴车周围飞旋缠绕，有几颗更钻进了车厢里去，贴在厢壁上一动不动，像夜色下的萤火虫闪烁不定。

杨大个回过头来，身上也贴满了点点鬼火，把眉发映得碧绿，高叫道：“高先生，这个坟场下面，都是没装棺材就埋了的死人。你刚才看到的那个绿水，就是尸体腐烂后变成的尸水啊。”

高林指着在车后追赶不止，已经渐渐聚集成一个巨大圆球的绿点，颤声问：

“那这是什么？好像也是从那绿水里冒出来的吧。”

杨大个吼道：“那是水妖精啊！老人们说，套到人头上就会把人魂吸走了，只好留在坟场里陪这些白骨。”

高林吓得不敢再问，趴在车上看着绿球就在车后，轻飘飘地浮在离自己不到几米的地方，忽上忽下地跟着车子跑，车子慢，它也慢，车子快，它也快，就差那么几步没进车厢，心里一动，站起来对杨大个大叫：“停车，停车。”杨大个把车赶得更快了，惊讶地回头大叫：“高先生你叫什么？”

高林吼道：“我叫你停车。”杨大个也叫道：“高先生你鬼上身了？这当口停下来还有命啊？”

高林怒道：“你停不停，不停我跳下去。”杨大个抓抓头皮，点点绿点从头发上落下来，“吁”的一声把驴车硬勒停了。

高林往前一冲，后面的巨大绿球也呼啦一声撞进了车厢里……

（七）

绿色光球在高林的面前回旋转动着，杨大个看得屏住了呼吸，高林凝神看了一会，突然伸手朝光球打去。

光球被高林一下子打碎了，又分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绿点，在车厢里到处飞舞，杨大个惊地大叫起来：“高先生，水妖精也怕你啊，你真是神仙啊！”

高林忍不住笑了起来，点点头：“是啊，鬼也怕我，现在没事了，你只管走，就当这磷火……”杨大个纠正着：“水妖精。”高林点点头：“水妖精，水妖精也怕我。你就当这水妖精跟着车子是给我们护驾的。”

杨大个一下振作了精神，挺胸兜肚地赶着驴车。高林一边扇着满车厢的磷火，一边问杨大个：“这坟场里究竟埋了多少尸体？”

杨大个搔搔头皮：“不清楚，听村里辈分最大的陈老太爷讲，这乱坟岗，底下内三堆，外三堆，密密麻麻的都是没棺材收殓的孤魂野骨。据说现在好的多了，早些年夏天一发水，坟岗里就是个小湖，水妖精就是从那湖水里变出来的。”